



經義述聞

12  
962  
6

六



門 12  
號 962  
卷 6



經義述問第十一

高鄧王引之

大戴禮記上八十五條

衽席之上還師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如  
 灌 此之謂也 致其征 生乎今之世 盡善盡美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君子  
 然不然 利省 大路車 承 何以謂之為居  
 寒日滌 鞠則見 田魂螺也者 有鳴倉庚 其類  
 田鼠化為鴛 鳩者 初昏大火中 時何也是倉  
 矩闕而記之 蟬 辰也謂星也 初昏南門見 梁  
 者主設罔罟者也 旦睹 固舉之禮 參夙興 閑

博 左視右視 脫文二十三 習貫之爲常 則入  
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功不匱 徹去膳 士傳  
民語 有別 天子 不辭 雖有 宴瞻其學 不  
傳 縱上下雜采 食肉而餒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  
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持升 出就外舍 巾車教  
不跂 王左右 檀臺 再爲義王 異而相應 以  
齊至 貴其能讓也 守此勿勿 不善者 疾其過  
而不補也 恭而不難 惠而不儉 道遠日益云  
儉而好侏 爲惡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而能夙絕  
之 勿慮 致敬而不忠 可人也 加之如此 作

亂 也 兄事之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故士執  
仁與義而明 白沙 庸孰 固不難 有士者 以  
得之 歷穴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所興作 俾例  
而後生 諸侯之祭牲牛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  
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  
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  
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  
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

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

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虛注全脫

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據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

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墮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濯兆古聲相近故從濯從兆之字多相通顧祧公子韓詩祧作媯爾雅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媯小者媯眾家本媯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

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  
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  
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  
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  
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  
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政其改與誅其君弔  
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  
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一陳禹謨本又  
改爲政其能

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改其  
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  
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  
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  
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  
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

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為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仁義在己而

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

大人曰。置讀為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

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也。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

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

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揚注。置讀如字。非。辯見荀子。是德

置古字通。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己篇注。並云。患。害

也。患。害一聲之轉。故患可訓害。害亦可訓患。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成十五

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為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為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字。今據上下文補。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

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為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

宋本及明程本。沈本並作省。

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

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卽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



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幟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拯。謂引取之也。良六一。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

文拯作承

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堂本改承爲拯。

云音拯。救之拯。漢初六

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拊。拊。取也。宣十二年左傳

目於晉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葉本如是。云音拯。救之拯。列

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

溺爲承。今方言作拯。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

也。子夏作拊。引字林。拊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

子達生篇。見疇。僂者承。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

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

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  
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  
為居為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  
之字絕句下文維震响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  
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  
編曰先言緹而後言編者何也緹先  
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何以謂之猶曰何  
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  
曰謂猶言也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為居之  
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  
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徧考經傳無

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  
為日說文作𠂔云註詞也字通作適又作聿說見經  
傳釋詞爾

雅粵于爰日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日之為言爰也於也

寒日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

樂見睨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日字皆語

詞也說見  
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

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

日氣則其字作日不作日可知書傳曰日二字相亂故

日誤為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為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

釋而為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

件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囓。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囓。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囓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囓。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

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官元武虛危。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南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卽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

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眾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  
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眾也  
由魂魂也由與猶同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  
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由  
魂為句魂也者為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  
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蜚蜚

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琰曰倉庚不名長股或

曰二字亦與蜚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蜚也

者之下或曰之上蜚與蠅同蠅鼃也廣雅鼃蠅長股也

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

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蠅氏

注曰鄭司農云蠅當為蜚蜚蝦蟇也元謂蠅今御所食

蛙也名醫別錄曰蠅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蠅一名蠅

蠅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

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蜚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

後人據幽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

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羴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羴羴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類。類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羴羴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類類相似。故書傳中類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而寡類下。集韻類篇竝曰。羴羴。羊相還兒。

田風化爲鴛

田風化爲鴛。鴛。鶴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風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

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鶴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風化爲鴛。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

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糜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糜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會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會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

增糜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糜為糜。音糜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

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稌關西謂言黍之糜似黍不黏則糜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糜字也。或又改糜為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倉矩關而記之

菽糜以在經中。以與已同又言之時何也。是倉矩關而記之

戴先生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關作短閔云  
或曰當作豆鬻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  
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  
無謂菽爲  
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  
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  
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  
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  
時食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  
其時食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  
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  
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蜺爍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  
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  
子逍遙遊篇蟋蟀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蟋蟀寒蟬也一  
名蜺爍蜺爍卽蜺爍是蜺爍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  
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蛸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  
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  
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  
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

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虛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歷志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

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

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

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

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

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

以初昏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

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澁無辨若此者

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

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



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月漚鴻雁。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即水虞也。主者掌也。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罝罟。鳥獸成。水虞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罟。韋注曰。罝。魚網也。罟。當作罝。罝。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且睹

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且當爲且。

傳本且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睹。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本脫。

### 固舉之禮

係傳篇：天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天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

親部十一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係傳篇，漢書賈誼傳，竝同。

###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參。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即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謂三月朝本，作夙，因譌而爲職。

也。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然之南郊。未及三月也。

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與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

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統。宋小字本統譌

作絕。今本又改作綏。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竝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

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

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

正言。漢書作故大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焉。子適作初。餘同。漢書左視右視前後

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

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

賈子漢書竝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

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

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

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為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為常

家大人曰習貫之為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

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

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為常自氣血始以證少

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

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為韻貫與然為韻習貫二字連

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為常則文不成義且

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天子少長知妃色

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

子此說天子亦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

妃色妃匹之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色於義未安

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

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

云古者天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天子

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天子少長

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

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

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

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遂。形與匱相似。因譌為匱。祭義老窮遺。一本作匱。廣雅遺。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陳禹謨本又賈子漢書同。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並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明證矣。賈子係傳篇及漢書賈誼傳並作大夫進諫。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濶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致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敬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致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敬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已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為是非也。辯見下。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天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為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天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為天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天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天子正矣若  
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天子是其明證矣  
又案此篇自殷為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為係傳篇  
所說皆教天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大史  
之任也於賈子為傳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  
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  
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  
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

竝作避。

雖有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繁數  
譯而不能相通。句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家

大人曰。雖有當為有雖不能當為能不。此涉上句不能

而誤能不者而不也。

古書多以能為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然而不

相為六字連讀。賈子漢書竝作行有雖然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是也。盧注非。

宴瞻其學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瞻其學。

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傳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如是。建本潭木反。左右譌作及。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本句彼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為瞻耳。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為宴瞻其學。雖

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

不傳

簡問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傳。家大人曰。不傳不傳皆義不可通。傳與傳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問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聲。爾雅。槐小而皺。棖。樊光曰。少。不博則簡問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傳職篇正少也。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



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  
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  
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見釋  
文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  
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  
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者以一  
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  
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陳禹謨本又依俗本弄即美之  
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即縱之借字故知此文本作  
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

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

食肉而餒

飲酒而醉食肉而餒家大人曰餒當為飽故盧注云過  
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  
不可通飽餒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  
此正作飽陳禹謨本又改為餒賈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  
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各本譌作大國之忌  
今據賈子乙正盧注  
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  
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以日為忌名為諱是

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帶。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傳。職。篇。曰。號。呼。謦。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即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注及下文。舊本作升。形近而誤。隸書斗字作升。因譌而爲升。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酌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

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料，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土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爲飲器，鄭注：勺，尊斗也。今本亦譌作升。案說文：酌，音挹也。從斗，音掬，故鄭云：勺，尊斗。所以酌酒。疏云：案少牢云：罍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罍料，所以酌水，則此爲尊料，酌酒者也。疏以料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

###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鬻履小節焉。束髮而  
就大學，學大藝，鬻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  
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  
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  
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  
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

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傳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傳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為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為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即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書大傳，王子羣后

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雖入學之年與此不同。而亦以小學大學對文。

巾車教

此巾車教之道也。盧注曰：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冢大人曰：巾，即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為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瞻四時之運，是即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輿教之道，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見續漢書輿服志注。皆其明證也。車士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

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不跂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踐一作跛。家大人曰。跂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蹕。今本蹕譌作也。蹕依段氏若膺校。蹕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所引已誤。作跂。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賈子胎教篇同。跛古讀若波。故與差言為韻。言古讀若羅。說見六書音均表。

王左右

猶此觀

王左右不可不練也。賈子王作立。一本

作主。家大人曰。立字是也。主者立之譌。王又主之譌耳。

埤倉云。練擇也。

見文選月賦注。

言立左右不可不擇。即上文所

云。選左右也。此本出賈子書。謂立左右當以周為法。而以秦為戒。所謂不可不練者。即指漢之立左右而言。則不當云王左右也。

檀臺

桓公以齊強於天下。

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之。盧注已誤。今依盧氏抱經

說改。而簡公以弒於檀臺。盧曰。注云檀臺名也。則正文

本無臺字可知。舊本正文作檀臺。誤。家大人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

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作檀臺。若  
但言檀。何以知其為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徵舊本  
之不誤。

再為義王 敬再其說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盧釋再  
為義王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曰。盧以陽穀召陵  
釋再字之義。所謂曲說者也。再當為再。再字俗書作再  
因譌而為再。再古稱字。王當為主。皆字之誤也。稱為義主者。天下皆  
稱桓公為義主也。漢書董仲舒傳曰。行高而恩厚。知明  
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誼與義同。下文曰。失

管仲。在豎刁狄身。身不弊而為天下笑。始則天下稱  
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  
為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為勇。內恐外  
恠。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  
持以為勇。終必恐懼而更至恭佞也。家大人曰。盧以恭  
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為亟。集韻亟。或作茲。因  
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為再。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  
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  
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再與稱同。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再孝仲。秋丁旬碑。嘉再卓

然稱字並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再鼫稱字亦作再。今尚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再爲義主及亟再其說兩再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並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

以字耳。盧注言以已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作患其以已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為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懷懷矣。若之何。忽忽懷懷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

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

身守此悒悒。盧注。悒悒。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盧注。憚憚。憂惶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勿勿戰

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已。謂恐不善之及已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揆湯。即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為之。不可從。引之謹案。下文

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為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匿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曩以補為古文遂字之誤。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為難。爾雅曰。難。動也。又曰。難。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爾雅震難同訓為動。又為懼。商頌長發篇。不難不竦。毛傳曰。難。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難。荀子君道篇。君子恭

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為難。鞏。方言作鞏。云。發。慎。戰

栗也。荆吳曰。發。慎。又恐也。發。郭璞音鞏。鞏與發聲義竝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鞏與難義正相承。恭而不難。安而不舒。舒與難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儉。讀為險。廣雅曰。險。險。衰也。衛將軍文子篇。口而商也。

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崔靈思注曰。險。諛。不正也。

韓子說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疾險。皆謂險。諛也。說文。險。儉。

誠也。檢利于上，佞人也。盤庚相時，檢民。馬融注曰：檢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說文：諛，字注引立政，勿以諛人。今本諛作儉。馬融注曰：儉，利佞人也。廣韻：儉，諛也。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諛，猶險也。儉，諛也。同義。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險，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與儉行以儉幸。漢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為險。文子上禮篇，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淮南淑真篇，險作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殖，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道遠日益云，眾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誤。今據注及上文刪。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

殖五句，一氣相承，無容插入道遠日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當作矣。見下引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為道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為作立不敢立為論議，非是。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略同。

儉而好侗

好直而徑，儉而好侗者。家大人曰：侗，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好侗。本作為儉而侗，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為儉

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儉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悞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黷。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巫。形與巫相似。故從巫從巫之字。往往譌溷。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巫。方言。誣。論。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莖。黃。莖。蔞。釋文云。莖。也。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莖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苑。正謂此也。韓策。輕

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為而能改之既為二字亦解復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勿慮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家大人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真篇云無慮犬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詳見通說。

致敬而不忠

曾子立孝篇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引之謹案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

則云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亦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然則今本作致敬而不忠者誤也。

可人也 不可人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盧曰兩人字皆入字之譌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戴先生校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盧戴改人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釋曰過則稱已仍作不可入也吾辭其罪釋曰諫若不

從又爲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

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已也可

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親從諫則身不陷於

不義而吾無辱親之罪矣故下文云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

慰母心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

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

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各本

亦諂作孔說似迂

加之如此

曾子大孝篇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家大人曰此本作如

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卽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  
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  
作亂

曾子事父母篇。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家大人曰。作  
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旣言  
興。則不得更言作。據下文云。由已爲賢人。則亂。則亂上  
本無作字明矣。立孝篇又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  
是亂也。

也。兄事之。兄事之。

尊事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家大人曰。尊事  
之以爲已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  
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  
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  
長。則兄事之。是也。旣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旣  
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文兄之行若中  
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養之對  
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若不中道。則諫。文義亦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  
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疆。

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  
讀故若為句。解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  
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  
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  
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略於上者。檀弓  
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歾。晉語曰彼塞我施若無天平。若云有天吾必勝之。  
今本云字誤在  
乎下。詳見本條。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言道之所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  
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失之。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間也。  
羣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  
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  
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為其  
莫之間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  
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  
勸學篇曰為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為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即今之紗字。非泥沙

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  
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  
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  
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  
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  
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  
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  
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皂。淮南俟真篇曰：以  
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  
衡之言白紗入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

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借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  
孰，誰也。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  
何能親汝也。旣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  
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誣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  
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  
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



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慮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矣。不患。卽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賂之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爲有士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士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

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竝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上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晉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今本脫仁字。承樂大典脫以字。上文曰君子以仁爲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竝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蹙穴

曾子疾病。箝鷹。鶡以山爲卑。而曾巢其土。魚鼈龜鼉以淵爲淺。而蹙穴其中。孔曰曾重也。蹙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蹙爲窟者。且蹙穴與曾巢對文。則蹙非窟也。余謂蹙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曰歛穿也。隱

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滿韋注闕穿也。歛闕蹙竝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竝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臧。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摠

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臧戲。皆臧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

埴。臧也。黏泥如脂之臧也。今本臧字亦謗作臧。廣雅曰苾香也。臧臭也。故曰苾

乎如入蘭茝之室。臧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隸。而以文選辨

命論注引大戴禮作隸爲證。今案次卽隸也。周官廛人掌徹市次

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模布。不必改爲隸。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鮪

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隸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

改之耳。

魚之次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補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

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

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

元羊。大倮。甸而後生。

唯人爲倮。甸而後生也。家大人曰。倮。甸而生。謂無羽毛。

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因後字而衍。

大夫之祭牲羊。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

牲。特豕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

舉羊。亦該豕也。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

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

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

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尚謂之牢乎。尋

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八年公

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

夫亦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盧注曰天子之大

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

之牲角搔盧注搔作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此篇正

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

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

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牛下有羊

豕二字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羊下有豕字也

曰饋食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

讀士虞禮特豕饋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

無牛羊即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

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

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上

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

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

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

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即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曰

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

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

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

社稷山川非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性饋食以解特不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知

經義述聞第十一

經義述聞第十二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枉者滅廢 履屨 亦不可以忘 視邇所代 其禍  
將然 三就 顏淵 國一逢有德之君 夫子未知  
以文也 不勲 禮儀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  
人也無所不信 業功 不佚可供 顓孫 欲善則  
訊 天道 所親 賜得則願聞之也 自設於隱枯  
之中 直人 順君 在尤之外 闇昏忽 祇勵  
知民之急 殺三苗 其言不貳 陶家 敷土 鮮  
支 高陽之孫 稱以上士 夫子 泝水 滕氏

吳回氏 于越 參已 跋而望之 通中正 始教  
千里 朽木不知 不積 瀾 情之道 服汙  
良士 尊嚴而絕 情邇暢而及乎遠 不可教 致  
愛 貴賤有序 脫文十六 刑法 論吏德行 法  
大史內史 庶虞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  
祖皇考 貸 衰濯浸 大古 此移民在今之世  
吁焉其色 可以表儀 與 天德嗣堯 楣機 變  
從 下不由人 卒明 曰 明制 仁者為聖貴次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

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為滅廢以與世字為韻不知  
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為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  
興揭害讀茅撥為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  
殺為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  
廢作廢滅是玉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  
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  
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履履

於履履為銘勇家大人曰履即履之誤今本作履履者  
一本作履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履履亦

誤學記正義引北無履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為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尔俗作尔不可不志尔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即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尔漢夜官碑卑尔志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尔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尔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

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為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尔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尔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視邇所代

後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般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即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般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即上文尔不可不志之

余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尔。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已與聖人又何事。焉。秦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

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卽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卽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卽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



子淵卽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爲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朱本和之譌。作知也。下有曰字。朱本。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

發之詩。又曰。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

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

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

文。王肅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

子之言。篇內引詩音並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

此夫子卽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慤

好學省物而不慤。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怠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慤。與好學同意。猶言慤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爲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慤。此曲爲之說。

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為句釋曰不貌為君子竟其德為句敦

為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

皆義不可通孔曲為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

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為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

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

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為

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為句其德敦為句其言下屬為義

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

字之誤也。隸書美字或作莩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漢書賈誼傳一動

而五美附今本美功與貴位對文  
美字並為作業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為快。快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王。縕於賦。凡。人視之快焉。李善注引廣倉曰。快。忽忘也。說文作詖。云忘也。快詖。並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

語補。

欲善則訊。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為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即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為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為而。是書多以而為如。如。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即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

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  
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俗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  
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順字而今本  
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  
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親字而今本脫之此答  
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親字下文吾語女耳之

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親字則  
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

賜得則願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  
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  
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

自設於隱括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設字文不成  
義盧注能以禮自鞏直也亦譌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  
傳索隱單行本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

孔子曰自娛於隱枯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

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眾經音義卷三

引字詰曰古虞今作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枯之中也今本

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設於隱

括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俗誤為虞文

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譌為設耳俗書設字作設與誤相似

直人

直己而不直人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

曲以下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

直也見爾雅釋訓襄七年左傳正曲為直枉注曰正人曲也

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諱詢之木湯有

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舊本司直作司

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法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史魚為司

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己而不直人猶言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己而曲於人也劉本作

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

家語同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

命晏平仲之行也晏平仲上當有蓋字引之謹案命即君之命不

得分君與命爲二也。順君當爲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衡與橫同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

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字。蓋注文之誤。八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

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

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

忽之意。家大人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

人正文者。此篇盧注全脫。唯昏字誤入正文。故至今尚存。闇忽不明之意。卽上

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揚雄

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吳越春秋

夫差內傳。闇忽墮中。陷於澹井。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祗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祗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宋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祗勵本作祗屬祗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為厲今本作厲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古引大戴作祗厲而後人遂改祗厲為砥礪謬矣自

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為之說曰砥礪喻均也其失也蓋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主肅曰平也四皆平而來雖砥底與祗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木為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回為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竝同宋本急作急朱本改急為隱孔氏補注曰急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即急字之

諷或改急為隱或即以急為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為韻  
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匍匐之匍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熾國為韻爾雅釋訓愈退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毒忸會告則慝職鞠為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為韻也又并九三可用汲與倉惻福為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為韻擅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為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而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 若作急則失其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

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為韻易象象繫辭文言及楚辭諸子多以真庚二部通用遠

微為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聲口讀若圍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聰以知遠與微為韻猶幽風東山之我徂徠東山與歸為韻小雅谷風之思我下 文以用

小怨與鬼萎為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也

送為韻諄事為韻郁疑為韻時士為韻馬下為韻則此  
 支亦以急服為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  
 之急為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寂字之誤古文尚書  
 曰寂三苗寂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  
 之殺乃蔡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蔡糲  
 蔡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  
 蔡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蔡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



也。又說文竅讀若虞書竅三苗之竅。今書作竄字。林竄  
七外反與竅同音。見唐韻正竅竄粲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  
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  
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竅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  
成邦國之貳。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眺作除。典瑞云  
怒者成之。此曲爲之說。家大人曰。貳皆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即貳  
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貳。若非貳  
字。不得與貳通。執事無貳。揚簡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

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  
行人貳作隱。隱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隱通。書  
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貳。禮記宿離不貸下。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屠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  
御覽引改。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即稼字也。大雅柔柔篇。好  
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  
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屠本陶家作陶漁。此  
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數土

地十二

七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傳。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  
作敷土者。古文尚書作傅土者。今文尚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  
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  
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  
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長

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慶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  
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  
慶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趾。大教連文矣。  
孔曰。鮮支渠。慶禹貢所云析支渠。按者也。此西方所撫

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

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為析支之析矣。豈得又讀

為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慶氏羌。戎字蓋涉下文山戎

而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按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

身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身夷皆夷名。史記東長

身夷。索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

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

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身夷。今本身作鳥。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

見古文尚書撰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為顓頊子者。五帝

德及世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幸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即顓頊。史記

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曰。顓頊生鯀。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

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厯志。王逸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

篇注用之。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篇

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字。則後

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既仕堯。與舜代

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

馬說。則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

之說曰。高陽。顓頊之後。為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即

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既無合德名字。不著。通稱高

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

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孔說。今案上文。顓頊黃

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

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

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驩牛

之孫。皆謂子之子為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為通

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豈可矣。必

欲合以為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為律為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為上德之上。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為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出。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論作土。信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論作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論作土。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論作土。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土。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土。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土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土

為出之論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為之說非是。

夫子

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語正作孔子。

泝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氏產青陽之氏。讀為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史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記五帝紀泝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泝水。今之湔泝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泝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氏即氏羌之氏。蜀郡之有湔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氏道。別氏道也。百官表曰：懸有蠻夷曰道。湔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氏道徼外。而即可謂之湔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而即可謂之甸氏水。涪水出剛氏道徼外。而即可謂之剛氏水乎。且氏是氏羌之氏。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氏爲湔泝。以牽合大戴禮之泝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亾去。爲疫鬼。一

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泝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泝水者。泝蓋字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泝。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泝。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媭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竝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媭氏。女皇女媭，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子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

注：于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圃校本改于爲干，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說與孔同。說見讀書雜誌漢書貨殖傳。

參已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已。是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已，則曲爲之詞。日參已，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已。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卽曾子所謂日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

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

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

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為邇。邇近也。故

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

作道。非是。邇為邇之譌。漢巴郡太守張納碑。靡古不通

顏氏春秋。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兼通

通。竝與邇相似。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道穴間

譌作通。是通

道字相似。始教

始教。凶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教二字。義不可通。始

讀為怠。商頌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鄭箋云。商之

始為教當為敖字之誤也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

教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敖與傲同亡讀為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

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蒯國之社稷而不恤吾欲也

韓子飾邪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

作亡齊策老婦已亡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慕於齊女

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微射亡歸亡竝與忘同言

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

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投壺及晉語注

竝云敖慢也

千里

騏驥一蹀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

里本作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蹀而止則尚

不能及十步而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

而不息也今木十步作千里者十千字相似又涉上交

千里而誤耳玉篇蹀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

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尙未誤荀子作騏驥一躍不能

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非也騏

驥一蹀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

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為韻舍古讀若庶若作

千里則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竝同



自沈泰本始改知為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剽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即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即折衝。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讀書。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孔以宋本作知為譌字。非也。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支部。支祭二部之字。古或相通。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為知。折折之為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為倪。說文。隍。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為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為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執仁與義而不聞。得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為之說非。荀子作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為善積也。與邪同。安有不聞者乎。

瀾

譬之如滂邪。水潦瀉焉。芑蒲生焉。家大人曰。瀉當作屬。屬讀曰注。土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土昏禮喪大記之屬續。荀子禮論篇作注續。謂滂邪爲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潦所注。是屬卽注也。今作瀉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瀉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曰。道讀爲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治人情之道。失之。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

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  
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  
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諸  
也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兩是故上下相承。經  
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二字。即上文良  
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文不成  
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  
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  
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亾。亦言其危  
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爲色。又誤爲  
絕耳。孔曲爲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關與一物治而萬物  
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木  
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人  
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  
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見羣書治要皆本於此  
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者以而暢乎遠

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  
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  
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  
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

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致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  
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疊  
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

作致仁愛。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  
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  
別尊卑四字。此因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  
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  
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鬪辨

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去十六字。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為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理德法者為有能。能成德法者為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為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即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

### 法

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家大

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  
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  
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  
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  
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  
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  
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庶虞草

干乘篇。及畜穀。蕞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  
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  
動。蕞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  
事享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  
考。案嘗。祭名也。嘗新則非祭名。新字疑後人所加。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  
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  
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  
昨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

祭日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為慝。古讀貸如慝。說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卽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貪。怵事君。襄十三年傳。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鄭語。乘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為濯浸。廣雅。濯。字之誤也。衰。讀等衰之衰。衰者。差也。南說林注。齊語注。昭謂水之濯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三十二年左傳注。

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濯浸。表卽衰之誤。而濯字則不誤。

大古

大古會壯之會。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會。會壯之會。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卽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地移民存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會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

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未安。

吁焉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吁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訐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訐。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盱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卽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



而用之

說見前其香體儀也下

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是儀訓為度之證互見後議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會會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廣雅

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籀曰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日與詳見釋詞言事必如其會會必如其位勿使

相越踰也孔以與為與之祿位失之

天德嗣堯

管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

之則語意不完少閒篇管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楯機

此謂楯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楯若弩有機家大

人曰楯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竝言楯機者楯機當為

楯機楯戶楯也所以利轉機門楯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

為弩牙非也辯見周易皆門戶之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

人篇其貌曲偃逸周書偃作媚故知楯為楯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為之說非也從當作徒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善於政

也。隸書徒或作從，從或作從，二形相似，故徒譌作從。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徒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慎篇：眾人惑惑，我獨不徙。今本徙字並譌作從。

下不由人

詰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為下矣。史記麻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亦作從，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為亦而刪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麻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今本斯上衍卒字。據索隱刪。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

天曉，乃始為正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

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史記叔孫通傳

先平明，諱者治禮。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為朔，是也。

隸書卒或作平，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有卒字，故平誤

為卒。史記衛世家：輕賦，平罪。索隱：平，或作卒。作斯者，後人以意改耳。斯與

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為卒也。

三五六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為日，而孔從之。家大人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

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四句同。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為日。下四句同。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為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即明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是其例矣。

仁者為聖貴次。美次。

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為次。且仁者為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為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明之稱。非謂大聖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後。下。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為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師。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柘為上。櫪次之。栗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

次之。雜記敬爲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竝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昞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候候。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候候。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次。豈得但謂之美乎。

經義述聞第十二

